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六

詳板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七十九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六 宋 呂祖謙 撰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音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

推以配天焉孔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

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氏曰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爲

此詩言其所以尊之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音克祀

以弗音拂無子履帝武敏音歆音攸介音攸止載震

真慎 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也初始也○朱氏曰民人也謂周人也

○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氏曰時是也姜姓者

炎帝之後有女名嫫○毛氏曰后稷之母○鄭氏曰

克能也○孔氏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禋祀祀郊

禩也

毛氏曰古者必立郊禩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禩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

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于郊禩之前○鄭氏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孔氏曰燕來主為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禩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禩者配之變媒言禩者神之也

鄭氏曰弗之言袞拂也

毛氏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孔氏曰周語云袞除其

心周禮女巫巫云袞除釁浴左傳云袞社釁鼓檀弓云巫先袞柩皆袞除凶惡之義袞與去意亦同也

毛氏曰履踐也○鄭氏曰帝上帝也○爾雅曰履帝

武敏武迹也敏拇也

郭璞曰拇迹大指處○朱氏曰以敏字係於履帝武之下則敏

字加於攸介攸止全句之上皆不成文也

○毛氏曰歆饗也○孔氏曰孫

炎云介者相助之義○釋文曰震有娠也

毛氏曰震動也○孔

氏曰動謂懷妊而身動也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后緒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

○毛氏曰夙

早也育長也○王氏曰縣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大

王之興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

田蒲

鄭氏曰民賴五穀以生其初生此民者誰與是維姜嫄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

○鄭氏曰

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

孔氏曰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未

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大戴禮史記諸書皆以姜嫄爲帝嚳上妃稷爲嚳子張融云即如諸書之說則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義其父周魯何特立姜嫄之廟乎姜

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禘以祓除其

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

孔氏曰姜嫄得祈郊禘者祀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

祀

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

其拇指之處○王氏曰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歌郊禱之神助祭而止則嫗而生育其所生育是爲后稷載夙則言其疾而不遲也○張氏曰生民之事不足怪人固有無種而生當民生之

始何嘗便有種固亦因化而有

蘇氏曰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

弘多故其生也或異學者以耳目之陋而不信萬物之變聖人則不然河圖洛書稷契之生皆於詩易不以爲怪其說蓋廣如此○朱氏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禱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敬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按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

踐而身動如孕則亦非鄭之臆說矣

誕彌

面支反

厥月先生如達

他未反

不圻

勅宅反

不副

孚逼反

無

菑音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裡祀居然生子

毛氏曰誕大也

朱氏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為大彌終後有不甚通者疑但發語辭耳

也

甫曰鄭氏曰彌滿也

○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朱氏曰先生

首生也

毛氏曰姜姬之子先生者也

○鄭氏曰達羊子也

孔氏曰說文云

達大羊也從羊大聲薛宗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黔大曰羊○王氏曰達之字從韋從

之○孔氏曰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圻副皆裂也又曰

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汝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禮記曰爲天子削爪者塠之是塠爲裂也○毛氏曰赫顯也○鄭氏曰康寧皆

安也○朱氏曰居然猶徒然也○孔氏曰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後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羊子之生其生之時不坼剖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灾殃無患害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朱氏曰上帝豈不寧不康我之禮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誕寘

反之鼓

之隘

反於懈

巷

反戶降

牛羊腓

反符非

字之誕寘之

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

呱

孤音矣

毛氏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朱氏曰會值也○

蘇氏曰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朱氏曰無人道而

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孔氏曰嬰兒未有所

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毛氏曰牛羊而

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

王氏曰平林非人所往來

則又適會伐平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又置之於林者收而生之

寒冰

王氏曰猶以為適與人會而收之未足以為異也則又誕寘之寒冰○孔氏曰姜嫄以玄鳥至

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

大鳥來一翼覆之一

翼藉之○王氏曰寘之寒冰而鳥覆翼之則為異甚

矣○孔氏曰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

實覃

徒南反

實訄

况于反

厥聲載路誕實甫

音甫

蒲北反

克岐

其宜反

克疑

魚極反

以就口食執

魚世反

之往

而甚反

叔荏菽旆

旆

蒲貝反

禾役穞穞

音遂

麻麥蒙蒙

莫孔反

瓜瓠

田節反

嗶嗶

布孔

反

毛氏曰覃長也訔大也○陳氏曰載路滿路也葡萄解見谷

風○毛氏曰岐知意也嶷識也蘇氏曰岐嶷嶷峻茂也○朱氏曰口食

自能食也○鄭氏曰執樹也○毛氏曰荏菽戎菽也鄭氏曰戎菽大

豆也旆旆然長也王氏曰枝禾解見七月○毛氏曰役列

也孔氏曰種禾則使有行列穞穞苗好美也王氏曰成秀也蒙蒙然茂盛也

王氏曰蒙密也嗶嗶然多實也○孔氏曰上既言收取后稷

此說其長養之事○蘇氏曰在稷之生其體實長且大其聲則載於路矣○鄭氏曰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疑疑然有所識別也○王氏曰以就口食者言其稍長免乳以就口食也○鄭氏曰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長樂劉氏曰旆旆穉穉蒙蒙嗶嗶言皆異於常人所種○孔氏曰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即此章是也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

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
下章是也○說文疑作嘒曰小兒有知○釋文菽作
叔曰菽或作菽○說文曰穎禾末也詩曰禾穎穉穉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唼作奉○說文亦云唼字讀
若瓜唼奉奉

誕后稷之穡有相

息亮反

之道

音弗

厥豐草種之黃茂實

方實苞實種實裛

徐秀反

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

營井反

實粟即有邵

他來反

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第治也

王氏曰草盛曰第治弗亦謂之第猶治亂謂之亂也○

鄭氏曰豐茂也○蘇氏曰黃茂嘉穀也

毛氏曰黃嘉穀也茂美也

○董氏曰集注以方爲房○朱氏曰苞甲而未拆也

實方實苞此清其種也種布種也稂漸長也

毛氏曰稂長也

○王氏曰發者其華發也

鄭氏曰發發管時也○孔氏曰苗之將秀心如竹管

穗發中而出

○呂氏曰秀始穗也

長樂劉氏曰秀謂將實也

○王氏曰

堅者其實堅也好者其形味好也○毛氏曰穎垂穎

也

王氏曰穎者垂末也實繁碩故垂末也

粟其實粟粟然

孔氏曰左傳云嘉粟旨酒

服虔曰穀之初熟爲粟是粟爲穀熟貌○蘇氏曰
粟不秬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

姜嫄之國也

釋文曰郃今京兆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

○鄭

氏曰后稷之掌稼穡有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

孔氏曰言

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張氏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
一端也今農民未見致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
收即天幸也殊不知壤細即能蕃殖粒之大者无過
於豆如土又倍於粒則必透風不能性十必失其四
五矣此人力之不盡也
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助○董氏曰治去豐草然後嘉

穀得殖故種之黃茂○孔氏曰種之黃茂以下皆說

嘉穀茂盛故言黃茂以揔之○朱氏曰后稷之穡如

此堯以其有成功於民封於郅使即其母家而居之

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孔氏曰郅國應自有君此

或絕滅或遷徙故以其地封后稷也○李氏曰以郅為姜嫄父母之國於經无所考據

○釋文

曰第韓詩作拂○東萊曰人事盡處即是天理有相之道當合鄭箋橫渠之說觀之

誕降嘉種維秬

音巨

維秠

音孚

反

維糜

音門

維芑

音起

恒

音古

反

鄧

之

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

音壬

是負以歸肇

音非

祀

毛氏曰秬黑黍也秠一稔二米也

孔氏曰郭璞云秠亦黑黍但中米異

耳秬是黑黍之大名秬是糜赤苗也芑白苗也孔氏曰釋

黑黍之中有二米者草糜作藁者同郭璞云藁今之赤梁恒徧也孔氏曰

粟芑今之白梁粟皆好穀也藁音糜廣多故以恒為徧定蘇氏○王氏曰任者肩任之也曰任

本作恒集註作亘字擔也負者○毛氏曰肇始也○王氏曰后稷既即有背負之也

邠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藝孔叢子

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魏王問

周遂以興荅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所謂

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也所謂嘉種則秬也秠也糜也芑也○蘇氏曰徧種之既成

穫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始祭焉

朱氏曰秬秠言穫畝糜芑言任

負互文耳

○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

傷容反

或掄

音由

或簸

波我反

或蹂

音柔

釋之

叟叟

所留反

丞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

都禮反

以

載

蒲末反

載燔

音煩

載烈以興嗣歲

毛氏曰榆杼

食汝反

白也

孔氏曰謂杼米以出白也○釋文曰蒼頡篇云杼取出也

○長樂劉氏曰蹂以脫其穗○毛氏曰釋浙

星歷反米

也

孔氏曰浙米謂泔米也

叟叟聲也浮浮氣也

孔氏曰釋訓云溘溘浙也浮浮

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溙溙浙米聲煇煇炊之氣傳以泚米則有聲丞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為說也

○溙蘇刀反泚徒刀反煇音浮

○鄭氏曰惟思也蕭解見采葛○孔

氏曰脂祭牲之脂也○毛氏曰羝羊牡羊也

孔氏曰祭不用

牝釋畜云羊牡扮牝牝也郭璞云扮謂吳羊白羝者是亦以牡為羝也畜許六反扮符云反牝子即反

牡音 軼道祭也

鄭氏周禮注曰行山曰軼自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轆

之而去○孔氏曰犬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玉車轆之此用羝亦伏體軼上菩音負又

音倍傳芻初俱反

火曰燔孔氏曰謂加大燒之

貫之加于火曰

烈孔氏曰即今之炙肉也

○孔氏曰此亦將祭之事以所得秬

秬糜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舂之○長樂劉氏曰或播以揚其糠○朱氏曰或蹂木取穀以繼之○孔氏曰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泚而釋之其聲溲溲然又炊之於甑繫而烝之其氣浮浮然○鄭氏曰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簠簋之實○朱

氏曰謀惟戒祭祀之事也

長樂劉氏曰載謀謂卜日擇士也載惟謂致齋滌慮

也於是或取蕭以祭脂

毛氏曰取蕭合黍稷臭達墻屋既奠而後蒸蕭合馨香也

○王氏曰取蕭祭脂則宗廟之祭升臭也

或取羝以祀較或燔之或烈之

四者皆祭祀之事○毛氏曰以興來歲繼往歲也孔氏

曰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傳豐年也

○董氏曰韓詩作或春或

枕故鄭衆於春人引此為據有司徹鄭康成亦以或

春或枕○說文曰白杼白也以治切詩云或簸或白

印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

亶都但反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詩也于今

毛氏曰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盛大

羹也孔氏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羞菹醢

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湑不和實於登是登為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湑者肉汁也○王氏曰釋之丞之簋簋尊爵之實也祗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食互相脩也

○鄭氏曰始升其馨香始上行也居安也歆享也董氏

曰傳曰鬼神食氣謂之歆

胡何也○朱氏曰臭香也○鄭氏曰亶

誠也○毛氏曰迄至也○王氏曰我今盛于豆登謂

周室尊祖以配天之祭也

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此章言後世既

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魯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稷亦然乎○董氏曰先儒謂后稷得祭天者二王之後也后稷於舜不得為二王之後况主堯祀者虞賓

既立豈后稷
得祀天耶

○朱氏曰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饗之

言應之疾也○鄭氏曰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

李氏
曰言

得其時也士冠
禮曰嘉薦亶時

○李氏曰因郊天之祭而念后稷之

始得百穀以肇祀○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
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
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
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葦鬼反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

外尊事黃耆

音荀

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朱氏曰序以詩有勿踐行

葦而曰仁及草木有以祈黃耆而

曰尊事黃耆養老乞言則誤也

東萊曰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然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之歟

敦

徒端反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乃禮反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葦解見豳風

○朱氏曰勿戒止之辭也○丘氏曰苞抱籜也○鄭

氏曰體成形也○毛氏曰葉初生泥泥朱氏曰柔澤貌戚戚

內相親也孔氏曰親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鄭氏曰莫無也朱氏曰莫

猶勿也具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鄭氏曰敦敦然

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躡履折傷之○李氏曰此

葦方苞方體其葉又泥泥而美又孰忍傷之哉○陳

氏曰兄弟不可相遠○東萊曰此詩毛氏七章二章

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為八章以文義考之當
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與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
宜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
損毛鄭所同也敦彼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其可
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踈遠而不親愛之
乎忠厚之意藹然蓋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燕樂
皆所以樂乎此也毛氏以戚戚為內相親唯體之深
者為能識之

或肆之筵

以然反

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

七習

御

毛氏曰肆陳也○鄭氏周禮注曰鋪陳曰筵

音延藉之

曰席

孔氏曰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

○毛氏曰設

席重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

毛氏曰緝御蹠踏之容也

○長樂劉氏曰肆之筵所以行燕禮也授之几者優

尊也

鄭氏曰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孔氏曰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席

者或有授之以几者○鄭氏曰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

續代而侍者

長樂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也

○陳氏曰非

特肆筵而已又有重席非特授几而已又有侍御之

人

或獻或酢

才洛反

洗爵奠筭

古雅反

醢他感反

醢以薦或燔或

炙嘉穀脾

婢支反

臠渠略反

或歌或号

五洛反

毛氏曰筭爵也夏曰醢殷曰筭周曰爵

孔氏曰謂之筭者明堂位

注謂畫禾稼也

○蘇氏曰醢醢蓋醢之多汁者也

鄭氏曰薦之禮非菹

則醢醢也○孔氏曰醢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也醢所以擣菹禮籩豆偶有醢○鄭氏曰燔必有菹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菹醢是也

用肉炙用肝○毛氏曰臄函也

孔氏曰服虔通俗云臄口上曰臄口下曰函

○說文云函舌也

又云口裏肉也

歌者比於琴瑟也

孔氏曰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

和徒擊鼓曰𦔻

孫炎云聲驚𦔻也

○鄭氏曰進酒於客曰獻

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酌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

孔氏曰所洗所奠一物也儀禮飲解者亦云卒爵是爵為摠稱作詩者因洗奠之別變其文耳

○孔

氏曰於獻酒之時則用醢醢以薦之或燔其肉或炙

其肝以為羞所加穀則脾之與臄酒穀既備又作樂

助歡○孔氏曰定本集注經皆作嘉

鄭氏曰以脾函為嘉故謂之嘉

○董氏曰舊書作嘉殺
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

敦

彫音

弓既堅四鏃

侯音

既鈞

規旬反

舍

捨音

矢既均序賓以賢

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

孔氏曰敦與彫古今字之異彫是畫飾之義弓人為

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李氏曰荀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彫弓大夫墨弓何休公羊注亦曰天子彫弓諸侯彫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即所謂天子彫弓也

○爾雅曰金鏃

作木反

翦羽謂之鏃

孔氏曰方言云闕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後漢南蠻傳其民

戶出雞羽三十鏃

○毛氏曰鏃矢參亭

孔氏曰鏃是矢參亭者也矢人為鏃矢三分一

在前二在後彼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四矢皆輕重鈞亭故言四鏃既均

○鄭氏曰舍

釋也

孔氏曰釋謂射于矢也

○丘氏曰均徧也謂四鍤徧釋之射

以中多者為賢

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

○朱氏曰

既燕而射以為樂也

孔氏曰王肅以此為燕射於燕於酬之後乃為之

○鄭氏

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序○東萊曰此兩章

鄭玄以為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為燕射以詩之所

叙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

孔穎達難王肅燕射之說謂燕射旅酬之後乃為之

不當設文於魯孫為王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哉遂從鄭氏以為大射抑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耆

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

然學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夷和樂之風

以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既句

古豆反

既挾

子協反

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孔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

又曰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說文云穀張弓也二京

賦曰彤弓斯設

○鄭氏曰射禮搢三挾一箇言已挾四鍤則

已徧釋之

孔氏曰搢者揲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揲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

每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鍤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搢三挾一箇謂卿大夫

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丘氏曰四鍤如樹言皆著於鍤如

以手植之也

王氏曰言其貫之力如植也朱氏曰言其貫革而堅正也

○朱氏曰

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

德○東萊曰四鍬既均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

以賢四鍬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

如主反

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毛氏曰曾孫成王也

朱氏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則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

謂曾孫皆以為成王則誤矣

醕厚也

說文曰醕厚酒也

大斗長三尺也

孔氏

曰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尺長三尺是也

○孔氏曰祈訓為求黃

考解見南山有臺○王氏曰序賓以賢又以不侮矣

而爲之主者則曾孫也

孔氏曰周之先王皆親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法度而

爲主人言曾孫明先王亦然也

○李氏曰成王之爲主人而酒醴皆

厚矣遂酌大斗以祈黃耆也

朱氏曰祈黃耆頌禱之辭按古器物款識多此

語如云用斲萬壽用斲眉壽永命多福用斲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王氏曰以祈黃耆則序所謂養老之言也

○東萊曰酌大斗而祈黃耆飲之也頌禱與乞

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

黃耆台

湯來反

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

音其

以介景福

毛氏曰台背大老也

鄭氏曰台之言紹也大老則背有鮎文○孔氏曰釋詁云鮎背

考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鮎魚也

○董氏曰引謂引之以美

翼謂輔翼之也○毛氏曰祺吉也○釋文曰介大也

○鄭氏曰景福大福也○東萊曰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耆此章言黃耆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鄭氏作八章章四句

今從毛氏

既醉大

音春

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下孟反○丘氏曰成

王之時天下太平無所施爲但燕羣臣而已○陳氏曰君臣湛酒於上而天下之民穀粟不繼饑窮無聊朝夕相聚欲爲戎首君雖有酒豈能獨樂夫唯民俗安靖於下君臣肅恭於上於是因祭祀之餘旅酬徧及非夫太平之時能若是乎

東萊曰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氏曰德主之德也○鄭氏曰君子指成王也○朱

氏曰爾亦指王也○鄭氏曰景大也○蘇氏曰周自

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作詩言

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無算爵醉之以酒

而飽之以德

呂氏曰既飽以德孰觀是禮而有得也
○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

飽以德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鄭氏曰般俎實也

孔氏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也楚茨篇爲俎孔碩或燔或炙○

國語晉獻公今司正實爵與史蘇曰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般

○毛氏曰將行也朱氏

曰亦奉持而進之意

○王氏曰昭明明德也○李氏曰成王之

待臣下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孔氏曰天又

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永作明君也

丘氏曰謂發其

智慮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

尺叔反

公尸嘉告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

春秋傳曰明而未融

○毛氏曰朗明也

朱氏

曰虛明也

○鄭氏曰令善也

朱氏曰令終善終也古器物銘云令終令命

○毛

氏曰俶始也○鄭氏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丘氏曰言羣臣願王明盛而又獲善終也

朱氏曰高朗而

又令終所謂攸好德考終命也

○陳氏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知之蓋有其始矣○朱氏曰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又嘉告之○東萊曰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奠者乃公尸也自既醉以酒至高朗令終皆祭畢而燕頌禱之辭也自令終有俶至於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籩豆解見伐柯○鄭氏曰靜嘉潔清而美也

長樂劉氏曰靜

言其滌濯且敬也。嘉。

○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

陳氏曰：共。

事之人。○蘇氏曰：王之友人也。

○鄭氏曰：攸所也。○蘇氏曰：攝檢也。

○孔氏曰：公尸以善言告者，是何故乎？由祭饌則潔。

清而美。

鄭氏曰：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王氏曰：其設之也不譁而爲之也，至美與。

執爨踏踏爲俎，孔碩君婦莫莫爲豆，孔庶同。意。○陳氏曰：傳所謂馨香而無讒慝之意也。

助祭者。

又相斂攝以威儀。

又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爲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匡既飭同意。

當神之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

求位反。

永錫爾類。

鄭氏曰孔甚也。○孔氏曰時謂時節。○朱氏曰孝子

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禮之終有嗣舉奠。

呂氏曰祭祀之終有

嗣舉奠所以致其傳傳祖考德澤之意深矣

○毛氏曰匱竭也類善也。○

東萊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嗣子之孝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錫汝之善宜其永永不替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

苦本反

君子萬年永錫祚

才路反

膺

反

羊刃

爾雅曰宮中卷謂之壺

董氏曰壺者內也自內以達外也

○朱氏曰

祚福也脗子孫也錫之以善孰大於此

孔氏曰七章所言天被爾

祿景命有僕即祚也八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即脗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

其脗維何天被

反皮寄

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被也○毛氏曰僕附也

王氏曰屬也

○孔氏

曰前章言永錫祚脗謂祚及後脗也此章因其句末

而轉之故云其脗維何其實先言祚耳○朱氏曰言

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

之事

其僕維何釐

力之反

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予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從隨

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

予眷反

使爲

之妃又使生賢知

音智

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

蘇氏曰予

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

音符鷺於雞反

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

祈支

反祖考安樂音洛之也

孔氏曰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

之也○李氏曰人苟不安神何所依惟能持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

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鳧水鳥也

孔氏曰釋鳥鴈沈鳧郭璞云似鴨而

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鴈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鷖鳥鳧

屬孔氏曰蒼頡

解涇解見谷風○張氏曰鳧鷖言天

子之祭而言公尸何也當成王之時爲王尸者有文

王武王其上皆公尸也故言公尸之尊者○鄭氏曰

爾者成王也。○毛氏曰馨香之遠聞也。○歐陽氏曰
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
得其所爾在渚在漑在壘皆水旁爾鄭氏曲爲分別
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李氏曰公尸來燕
來寧言公尸來燕飲而安寧。○孔氏曰福祿來成汝
孝子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飲福祿來爲

干僞反協
句如字

毛氏曰沙水旁也。○長樂劉氏曰宜者宜之也。○鄭

氏曰爲猶助也。

毛氏曰厚爲孝子也。

鳧鷖在渚

之與反

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

思汝反

爾殽伊

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汜也

孔氏曰水中高地爲渚

處止也滑解見伐木

鳧鷖在渚

在公反

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

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氏曰渚水會也

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

宗尊也。○莆田鄭氏曰

于宗宗廟也○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壘

音門

公尸來止熏熏

許云反

旨酒欣欣燔炙芬芬

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氏曰壘山絕水也

孔氏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後漢書馬援傳浩壘注

云浩水名也壘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

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

芬香也○鄭氏曰令王自今無有後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音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

祿于天保右又音命之自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位之

人也

臯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毛氏曰申重也○

歐陽氏曰詩人嘉樂成王有顯顯之德以宜其民人而受天之祿○朱氏曰天之於成王反覆眷顧之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中庸作嘉樂

君子憲憲令德

左氏傳亦作嘉樂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

起連反

不

忘率由舊章

鄭氏曰千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

美也

鄭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

○鄭氏曰愆過也率循也○長樂劉氏曰舊章先王

之禮樂政刑也○蘇氏曰成王千祿而得百福故其

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

皇皇以遵成王之法者○釋文作且君且王曰一本

且竝作宜字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鳥路反率由羣匹受福無

疆四方之綱

鄭氏曰抑抑密也○毛氏曰秩秩有常也○莆田鄭氏

曰羣匹羣類也

鄭氏曰匹耦也
朱氏曰羣臣也

○歐陽氏曰言成

王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
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蘇氏曰從
衆之欲而已不自爲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

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

眉備反

于天子不解佳買

反

于位民之攸暨

許器反

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爲統紀爲目○鄭氏曰燕

者燕飲也○毛氏曰朋友羣臣也

丘氏曰諸侯也

○董氏曰

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鄭氏曰媚愛也○毛氏

曰暨息也○李氏曰紀綱既正無爲在上與臣下燕

飲而樂之○朱氏曰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

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釋文不解作匪解○東

萊曰秦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則朋
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
下交而爲秦之時也秦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
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方嘉之又規之者
蓋臯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
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
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音利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氏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

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郃

史記云夏后氏政衰去稷

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

音果饑音侯糧

音良于橐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

七歷 揚爰方啓行
反

毛氏曰篤厚也○鄭氏曰康安也○董氏曰場畔

也疆介也積委積也朱氏曰露積也餽食也糧糗也○毛氏

曰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

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

盛之巨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董氏曰無底曰

橐有底○毛氏曰輯和也○鄭氏曰干盾也戈句音鈞

矛戟也○毛氏曰戚斧也揚鉞音越也孔氏曰廣雅曰鉞戚斧也則戚

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

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

斧也○左傳工尹路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鉞鉞注鉞斧也秘柄也○秘音秘

○朱氏曰方

猶始也○蘇氏曰后稷始封於郃傳子不窋而失其官奔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朱氏曰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以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迺裏其餼糧思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國於豳焉○東萊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郃而遭

夏人亂辟難遷於幽且以爲在郅有疆場積倉爲夏人迫逐乃棄而去攷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叅之蓋自不窳窳於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幽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先兄巳亥之秋復修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次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判定如小

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次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姑從其舊以補是書之

闕云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

他安反

陟則在嶽

魚輦反

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

音遙

鞞必頂

反琫必孔反容刀

毛氏曰胥相宣徧也

孔氏曰王肅云徧謂廬井

嶽小山別於大山

也

孔氏曰郭氏云山形如累兩甑上大下小也

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琫

孔氏

曰鞞者刀鞘之名
琫者鞘之上

○鄭氏曰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

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
居而無長嘆思其舊也公劉之相此原地矣由原而
升巘復下在原皆反覆之重居民也○孔氏曰瑶是
玉之別名公劉帶美玉及瑶并鞞琫容飾之刀○朱
氏曰此章言至幽而相土也順猶安也宣居之徧也
維玉及瑤鞞鞞容刀言公劉帶此佩而上下山原而
相邑居之所也○釋文曰巘本又作巘○東萊曰躋

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嶽降原
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矣則維玉及瑤鞞鞞容刀
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
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

音普

原廼陟南岡乃覲于京京

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鄭氏曰逝往瞻視溇廣也山脊曰岡絕高謂之京公
劉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南山

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京地乃衆
民所宜居之野也于於時是也○橫渠張氏曰逝彼
百泉瞻彼溥原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也○蘇
氏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
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覲京師審其可處矣
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
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
廷邑居之正焉○朱氏曰京師高丘而衆居之也

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愚按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毛氏曰覲見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踳踳

七羊反

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

乃造其曹執殽于牢酌之用匏

步文反

食

音嗣

之飲

於鳩反

之

君之宗之

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

羣臣飲酒以落之俾使也○陳氏曰蹌蹌濟濟者禮

容之盛也○孔氏曰公劉使人爲之設筵設几○毛

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

國則殺禮也

孔氏曰乃使人造適具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殺

酌之用

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東萊

曰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燕而定經制使上下

相維也公劉之爲君久矣於此始曰君之者言公劉之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殆盡之時暫爲詐諼之計猶必立宗焉前乎此者可知矣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泉

其軍三單

音丹度待洛反

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

允荒

蘇氏曰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日景叅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水泉灌

漑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

孔氏曰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面故

以日景定之大名則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灌漑

○鄭氏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

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什

一而稅謂之徹

孔氏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

今言其軍三軍則是單而無副以周禮言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徹與孟子百畝而徹同孟子說三代稅

法其實

皆什一○王氏曰前既言既庶既繁今更言其僅足

三軍何也前既遷復輯其民是為既庶既繁今所謂僅足三軍則三軍大國之制於是始為大國則其軍僅足而已且言其僅足者為將言其後爰眾爰有也

○李氏曰周之徹法自公劉始○毛氏曰山西曰夕陽荒大也○鄭氏曰允信也○蘇氏曰於是又度其

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朱氏曰
民至此始受田有常產矣疏曰幽於漢屬右扶風爲
栢邑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廼理

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古禾反澗止旅廼密芮鞠居六

反
之即

毛氏曰館舍也正絕流曰亂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
名也○鄭氏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皆布居澗水之

旁水之外曰鞫。朱氏曰：此章總叙其所始終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涉渭取材而爲之，以徃來取厲取

鍛也。厲，砥石也。鍛，鐵也。此言其始來居時，以此成民

居及宮室也。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

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

以益密，乃復即蒍鞫而居之。幽地，日以廣矣。○孔氏

曰：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幽地。詩大雅公劉

曰：蒍鞫之即

蘇氏曰：蒍水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蒍鞫蒍水之外也。○毛氏曰：蒍水匯也。○鄭

氏曰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

○東萊曰止旅廼密芮鞠之即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摹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既兆於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

音迥

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

酌彼行潦

音老

挹

音揖

彼注兹可以飦

甫云反

饔

尺志反

豈弟

君子民之父母

毛氏曰洞遠也行潦流潦也

孔氏曰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

聚故云
流潦也
餼餽也

孔氏曰孫炎云蒸之曰餼均之曰餽說文曰餼一蒸米也餽飯氣流也然

則蒸米謂之餼餼必餽而熟之○朱氏曰餼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熟也

餼酒食也豈

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彊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朱氏曰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餼餼豈弟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

乎民歸之如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

蘇氏曰雖行潦汙賤之水

苟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可以餼餼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為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壘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

歸

毛氏曰濯滌也壘祭器

孔氏曰司尊彝云四特之祭皆有壘是壘爲祭器也卷耳

云我姑酌彼金壘則饗燕亦有壘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橫渠張氏曰皇天親

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類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

古愛反

豈弟君子民之

攸暨

孔氏曰特牲注云濯漑也則漑亦是洗名○鄭氏曰

暨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毛氏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矢陳也○鄭氏曰

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

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

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

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為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

求賢則亦如此而已

○朱氏曰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疑召

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而賦其事因遂歌以爲戒也○釋文曰飄作票曰本亦作飄○東萊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伴真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

公會

在由反

矣

鄭氏曰伴與優游自休息也○朱氏曰伴與優游閒暇之意爾皆指王也○董氏曰能充其性則能似其先君矣○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間之謂也○毛氏曰首終也○東萊曰自此章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閒暇君臣游行可謂伴與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無虧闕

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爾土宇

反符板

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販大也○蘇氏曰章著也○李氏曰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大不可以有加矣○朱氏曰百神爾主矣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東萊曰土宇既厚惟祝其彌爾性長為百神之主

而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逸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以主百神矣上二句嘆而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前後兩句亦然

爾受命長矣第

考第反

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純嘏爾常矣

陳氏曰爾受天命累世已久福祿已安矣○鄭氏曰第祿康安也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常常享此福也○東萊曰自三章至此章皆嘆美祝戒之辭雖未

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

符水反

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

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馮依輔翼也○蘇氏曰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翼翼其左右○鄭氏曰則法也○東萊曰是詩雖戒求賢然詠歌以道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

益焉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成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罔愆可以爲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

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顛顛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毛氏曰顛顛溫貌印印盛貌○鄭氏曰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儀相切磋體貌則顛顛然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蘇氏曰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陳氏曰爲四方之綱紀○東萊曰此章與前章相承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

翼則顯顯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矣

鳳凰于飛翾翾

呼會反

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

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氏曰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鄭氏曰翾翾

羽聲也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媚愛也王之朝多善

士藹藹然○蘇氏曰藹藹衆多也○朱氏曰鳳凰于

飛則翾翾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

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媚媚愛也非邪媚之

謂也。○東萊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萃聚也。

鳳凰于飛，翮翮其羽，亦傳音附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鄭氏曰：傳猶戾也。命猶使也。親愛庶人，謂撫擾之。○東萊曰：亦傳于天，言布散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布孔反，萋

萋七西反，雖音皆，雖音皆。

朱氏曰興下章之事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

孔氏曰孫

炎云朝先見日也

葦葦萋萋梧桐盛也雖雖喑喑鳳凰鳴也

○鄭氏曰岡山脊鳳凰非梧桐不棲○孔氏曰釋木云櫨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曰即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朱氏曰朝陽明顯之處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夫詩不多維以遂歌

鄭氏曰庶衆閑習也○朱氏曰承上章之興也葦葦

萋萋則雖雖喑喑矣君子之車馬衆多則亦足以待
賢者矣○東萊曰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凰棲
鳴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萋萋之盛雖雖
喑喑之樂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
賢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
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夫詩不多維以遂歌
者召公言初陳詩以戒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
遂歌而至於累章耳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變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鄭氏曰厲王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

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朱氏曰召穆公康王之後名虎

呂氏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亦勞止汙

許一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

俱毀反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

七感反

不畏明柔遠能邇

以定我王

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
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
王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復勸
王之辭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鄭氏曰汔幾
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
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
○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憺曾也柔安也

○呂氏曰憚不畏明不畏天明也○蘇氏曰人未有
無故而妄從人者也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
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無
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
室定矣○李氏曰不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爲
寇虐而欲遏止之亦以晚矣○朱氏曰詭隨不顧是
非而妄隨入也能順習也

鄭氏曰能猶如也順如其
近者釋文曰如檢字書未

見所出疏曰尚書疏以能爲恣則
此云如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東萊曰一言而

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明苟有而不遏其爲惡無所限極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述無縱詭隨以

謹昏音反悛女交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

休

鄭氏曰休止息也述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離散也悛悛猶謹謹

也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

美述其始事者誘掖之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

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毛氏曰息止也慝惡也○鄭氏曰罔無極中也李氏曰不

中也○李氏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言王當敬慎其威

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之人去

之矣○東萊曰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

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毛氏曰愒息泄去也

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

醜衆也○鄭氏曰

厲惡也敗壞也無使正道壞戎猶女也

孔氏曰孫毓云戎之爲女

詩人通訓

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

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

謹音繿起阮反 武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

諫

李氏曰國無有殘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曰繿
繿小人之固結其君子者也○王氏曰正敗者敗而
已未盡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鄭氏曰王
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
至忠之言○蘇氏曰欲使王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版凡伯刺厲王也

鄭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疏曰畿內之國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

當但反

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

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瘁病也話善言也管管無所依也

亶誠也○鄭氏曰卒瘁盡病也猶謀也爲謀不能遠

圖不知禍之將至靡聖管管言王無聖人之法度管

管然以心自恣○朱氏曰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

道矣天降禍如此可不慎哉吾出話以誥之厲王不

以爲然而且肆於民上其所謀皆不遠惟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至也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哉

朱氏曰其心以爲不復有聖人恣以妄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

惟其謀

猷如此不遠我是用大諫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

俱衛反

無然泄泄

以世反

辭

之輯

音集

矣民之洽矣辭之懌

音亦

矣民之莫矣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

洽合懌說莫定也○蘇氏曰難艱難也蹶震動也厲
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方爲艱難以震動周室無
爲是憲憲而不顧沓沓而不已李氏曰天方降艱難於王王何爲欣欣然
不是懼不能以服民祇以速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異
志也畏王之無厭而求以自免耳苟無欲害之之心
而出好言焉民今治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五力反我言維

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

初俱反芇如謀反

呂氏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寮者與執政公卿言也不
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之言而風之也

陳氏曰責其
用事之臣

○毛氏曰寮官也鷩鷩猶齶齶也芻蕘米薪者○鄭
氏曰及與即就也我雖與爾職事異乃與女同官俱
爲卿士就女而謀女反聽我言齶齶然不肯受服事
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先民古之賢者○
王氏曰鷩鷩自大之意言自大而不孫不能用其謀
也芻蕘尚所當詢况及爾同僚者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

虛虐反

老夫灌灌

古亂反

小子躑躑

其略

反

匪我言耄

莫報反

爾用憂謔多將熇熇

許酷反

不可救藥

毛氏曰灌灌猶款款躑躑驕貌

李氏曰說文云躑舉足高也以足高之意

觀之是驕之意

熇熇然熾盛也

李氏曰說文熇熇火勢貌

○蘇氏曰謔謔

戲侮也言天方將爲虐

李氏曰言天之將虐以喪國家

安得以爲戲

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

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爲戲

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

之盛不可復救也。○鄭氏曰：老夫自謂也。○孔氏曰：

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

王氏曰：列子曰：曾不發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與

此救藥
同意

天之方儕

才細反

無為夸

苦花反

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

之方殿屎

許伊反

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毛氏曰：儕，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

孔氏曰：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

曰：屈已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形體以順從於人。

殿屎呻吟也。

釋

曰：殿說文作念。屎說文作吽。

蔑無資財也。○陳氏曰：天方怒女輩。

汝宜誠實以應天無爲便辟。○鄭氏曰君臣之威儀

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

王氏曰善人戴尸則不言

不爲飲食而已畏禍故也

葵揆也民窮困如此曾不肯惠施以賙

贍衆民。○王氏曰民方疾痛呻吟而莫敢揆其事者故民喪亂無資王曾莫惠我師多瘠罔詔也

天之牖民如堦

許元反

如麓

音池

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

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

匹亦反

無自立辟

婢亦反

毛氏曰牖道也如堦如麓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

合也

孔氏曰半圭為璋
合二璋則成圭

○蘇氏曰擣取也言其易也

○李氏曰苟能順天理以牖民則教不肅而成其政
不嚴而治苟將求益於民則牖民之道變易矣益者
言其無求多也特言擣者以帶上文言之耳今之民
既多邪僻矣而王又為邪僻何以牖民哉○東萊曰
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為邪僻
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价人維藩大

音泰

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無得城壞無獨斯畏

毛氏曰价善也○王氏曰价人善人也大師大衆也
大宗巨室也善人也大衆也大邦也巨室也王所恃
以爲藩垣屏翰也宗子同姓也○孔氏曰藩者園圃
之籬垣者小牆之名○朱氏曰屏樹也○毛氏曰翰
幹也○李氏曰王所恃以屏翰國家者在此數者苟
懷之以德則無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
亦當以德懷之詩人以懷德維寧問於中則宗子維

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朱氏曰：懷德維寧，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乖離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東萊曰：前言告以爲治之本，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用朱反

無敢馳驅。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謂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旦明游衍。

衍溢也○鄭氏曰渝變也及與也昊天在上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可不慎乎○橫

渠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

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又曰在詩亦儘

說鬼神如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鬼神體著萬物鑒察只在左右

○朱氏

曰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憐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李

氏曰末章所言文王在帝左右是也而凡伯亦告厲
王以此者蓋古人責難於君以孔孟之時其君皆庸
主耳孔孟告之無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知古人
之事君無不然也

板八章章八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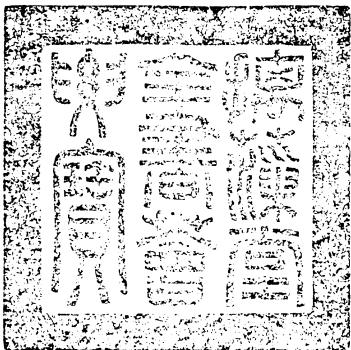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六

謹案第十四頁前八行有醢必有殖刊本有訛必
據孔疏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後漢南蠻傳刊本蠻訛變今改
第二十頁前五行傳所謂馨香而無讒慝之意也
刊本馨訛聲慝訛匿並據左傳改

第四十二頁後三行無良之人肅則無良之人肅
按則字疑應在上句無良之人肅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朱娘